寂寞的心

洋江

爲了三小姐很幼年時候，便由我服侍，時間久了，懂得他習性。因此，她結婚後，叫我到家中工作，從此便轉職到陳家去，伺候夫婦二人，工作輕鬆得多呢。」

她說到此，吁出不勝感慨神氣，以歎息的口道：「三小姐夫婦，可算是神仙眷屬，少年夫婦雖然恩愛的多，却沒有他倆這麼快樂，陳先生的日常生活，似僅有兩件事，一是返銀行工作，二是回家陪伴愛妻，捨此，便沒有第三件事。

可惜好景不常，僅過了二年，三小姐突然害起病來一發就很兇，初時醫生說是肺癆病，因她毛病尚自肺部，後來證實是肺癌，且是絕症，丈夫知道了萬分震驚，瞞着她免生恐怖，一面積極療治，却沒有多大起色，由此時起，便來這別墅居住，使能多獲點新鮮空氣。

男主人也一同遷陪伴，他自己開汽車，上午九時赴市區，下午五時回來，父母有時來看她，其初有些起色，但過了一段時期，却又轉壞，因此，男主人非常的担心，爲此他消瘦了。」

她說到這，指着客廳，和圍牆間的秋海棠花道：「這嬌艷耀目的花，是三小姐生平最歡喜的，在娘家時候，宅前小圃，四週都遍植這些，男主人爲了她的愛好，故遷居此別墅時，即叫花匠在內四周遍植，三小姐更高興，精神稍好的時候，便起來在露台欄欣賞。」

她忽轉悲戚的神色，道：「花雖然植得這樣繁茂，只是女主人的病却天天壞下去，到這別墅居住以來，經過兩個秋季，欣賞這心愛的花，後來，終爲病魔把她的生命抓去！我記得！她在垂危的時候，曾問秋海棠花開未？又說要保存這別墅，不要讓花兒凋零，可是她終放棄恩愛的丈夫，和許多秋海棠花，撒手自去。

這教男主人萬分傷痛，他不肯離開別墅返回市區居住，非常痴心的說：怕他魂兮靈，重歸這裏，自己不在，將教他如何失望呢？三小姐的身後事辦完，男主人獨自居此，不嫌長途跋涉，天天開車返銀行辦事，下班後就返到這裏來。」

她述至此，轉爲微笑道：「世間竟有如痴心的丈夫，三小姐雖短命，也是值得的 男主人回來後，一樣在床上陳備睡枕，像三小姐生前一樣，三小姐的粧台用具等，都照以前一樣放置，總之，一切照以前無異。

「三小姐的父親很憐他的生活，勸他續娶，老人家說，你如此年輕，前途遠大，怎能作此無意識的殉情！他初置不理，一直過了三年。」她至此轉問我：「你猜想我的男主人究竟如何應付？」我道：「照姑娘說，這位陳先生有點怪異，倒令人無從猜想呢！」

她點頭道：「是的，眞使人難以推想。我記得，一天，三小姐父親來到這裡，就在這廳裏和他大開談判。老人家以哀離的口氣：世俗兒子爲父母守孝，也僅以三年 期，三年之後，就一切復常了，古人詠蘭——三小姐的小字——逝世，滿三年，你都把傷痛的積懷忘記，恢復正常生活，尤其是該快點續娶，重覆人生幸福，縱詠蘭的靈魂有知，亦也原諒，贊成你如此做的。出乎意料，我的男主人經此 席話內勸解。

（二）

變態

秦廷往洋服店取衣出，遇徐太迎面而來，別已半年矣。婦甚之，又大步趨前，曲握手曰：「我猶欠秦先生賭債六十五金。同往舍下如何。」廷問曰：「徐太亦遷北角耶？」婦頷，廷隨往大廈，登十四樓，又隨抵一斗室，唯佈置極精耳。婦啟鑰開衣櫃之門，取一「紅底」出予客，客曰：「我非來取錢者，目的在小坐耳。」婦曰：「我失踪數月，實以離港往日本，第知顧家電話，又識其門口，不曉何號，亦無以寄錢與彼處託轉交，離港前，我確債台高築，抵東京則有錢矣。我於半月前返港，嘗往顧家處，彼稱君不往已久，今日相遇，理應還債也。」廷乃受此錢，找三十五金。旋倒「可樂奉曰：「特近聖誕，而又秋暖，可飲「可樂」添新衣裳過聖誕耶？」廷感婦蕩，婦問居何處，廷告之，婦曰：「今夕我宴君，此時六點，候我沐罷如何？」客以婦艷，唯唯，婦脫高跟鞋，穿拖鞋，取一晨褸出，十五分鐘後，披晨褸而手携旗袍至，傍客坐，褸之下擺開，裸腿如雪，客爲之心旌搖搖，婦忽問曰：「我勝君之女友否？」客答不自禁，吻之，婦熱情似火。八點，二人往進膳，既罪廷欲付帳，知婦已惠，又隨婦返，需取不已，直至子夜，客始告辭，臨行，廷欲觀電話號碼，婦忽掩以手曰：「毋以電話抵，亦毋再至，與君緣盡矣。」客大惑，姑行，後五日遇婦於途，婦視若陌路。一日遇顧太於渡輪上。伊人告曰：告君一事，徐太已作應召女郎，而有時亦獵年少俊朗者與私可謂變態。若遇君必爲所俘也。廷聆語兩耳熾熱矣。

長篇武俠小說

射鵰英雄傳

金庸著

第廿九回 渡水

項缸

【卷四九】

再捏一陣，碎塊都成粉末，簌簌的都掉在桌上，庭下四人一齊大驚。

裘千仞將磚粉倒在毛兜之中，走到井裏抖在地下，微笑回座，說道：「小莊主，參碎磚，當然也不容易，但你想，敵人不是磚頭，能死板板的放在你那裏不動任你夫打麼？武學之道，要制敵機先，古人說，靜如處女，動如脫兎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」陸冠英默然。

裘千仞嘆道：「當今學武的人雖多，但眞正稱得上有點功夫的，也只寥寥這麼幾個人，黃蓉道：「是那幾個呢？」裘千仞道：「武林的人向來都說東邪，西毒，南帝，北丐，中神通，這五人是天下武學之最，我都曾過，要講功力深厚，確是中神通王重陽第一，另外四人也各有獨到之處，但須知有長必有短，只要懂得了他們的短處，攻隙擊弱，制服他們却也不難。」

此言一出，陸莊主，黃蓉，郭靖三人大吃一驚，陸冠英未知這五人的威名，反而並不十分訝異，黃蓉本來見了他鐵缸載水，河面行路，口噴烟霧，手碎磚石四種絕技，心中早是佩服，忽然聽他說到她的爹爹時言下頗有輕視之意，不禁大爲氣惱，笑吟吟的問道：「那麼老前輩稱道五人一一打倒，揚名天下，豈不甚好？」

裘千仞道：「王重陽是已經過世了。那年華山論劍，我適逢家有要事，不能赴會，以致天下武功第一的名頭給這全眞老道得了去，當時五人爭一部九陰眞經，說誰武功最高，這部經就歸誰，當時比了七日七夜，東邪西毒，南帝北丐一齊服輸，後來王重陽逝世，於是又起波折，聽說那老道臨死時將經傳給了他師弟周伯通，東邪黃藥師趕上門去，周伯通不是他的對手，給他搶了半部經去，這件事不知後來如何了結。」

黃蓉與郭靖暗暗點頭：「原來這件事中間有這許多周折，那半部經却又給黑風雙煞盜去了。」

黃蓉道：「既然你老人家武功第一，那部經該歸你所有啊。」裘千仞道：「我也懶得與人家爭了，那東邪西毒，南帝北丐都是半斤八兩，這幾十年來人人苦練，要爭這天下第一的名頭，二次華山論劍，熱鬧是有得看的。」黃蓉道：「還有二次華山論劍麼？」裘千仞道：「二十五年一世啊，老的要死，年輕的英雄還要出來。」